毛鄭異同考

毛鄭異同考卷之七

歙程　晉芳　學

大雅文王之什

文王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

箋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為從而行之

案箋不及傳之渾而確賴濆曰文王行事常若升降在帝左右者蓋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與天如一故也詩於天人之際多以陟降言之此足以翊傳矣朱子以為文王之神在天蓋以周公追述文王之德而作亦通

陳錫哉周

傳哉載

箋哉始

釋文哉如字毛載也鄭始也本又作載同

正義哉與載古字通用中庸言栽者培之注引上天之載是其道也以其道用故云哉載也　王肅云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予人故載能行周道致有天下

案北宋諸賢訓載多從傳義南宋呂氏朱子始以哉為語辭今亦斷從毛傳鄭與南宋存參可耳

侯文王孫子

傳侯維也

箋侯君也勉勉乎不倦文王之勤用明德也其善聲

闡日見稱歌無止時也乃由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故天下君之其子孫適為天子庶為諸侯皆百世

正義釋詁云維侯也郭璞曰互相訓是侯得為維也哉始侯君釋詁文也以文王受命創為天子宜為造始周國君其子孫故易傳也

案此亦傳義簡明

思皇多士

傳思辭也

箋思願也

正義以此覆述世顯之人不宜更有所思故以思為辭皇與多士連文能生多士維天乃然皇者天號故

皇為天也王肅云言天思周德至盛故為生衆士於此國王國能生此衆美之士維周以之為楨幹也明此思皇多士是世顯之人復思使皇天更生多賢也下濟濟多士即世顯之人與此多士不同也案此傳箋雖異而皆未明即王子雍解亦未盡也顏濵曰文王思大獲多士以為周之幹似較古注為優東萊引顏氏漢書注曰美哉多士生此周王之國也以皇為美義亦可存

其麗不億

傳麗數也盛德不可為衆也

箋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

正義以億是數名故知麗為數也億之小者猶可以

衆敵之盛德不可為衆言德盛則難為衆故雖多而服周　以舉多而服文王故知不徒德也文王所得六州而已殷之同姓未必有歸之者况其子孫乎而云不億者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本而畏美之耳非實事也

案麗訓為數北宋諸家及朱子皆仍之華谷引曹氏以麗為附似勝諸說矣

侯于周服

箋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為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衆之不如德也

正義王肅云商之孫子有過億之數天既命文王則維服于周盛德不可為衆毛於上章訓侯為維則其

意如肅言也
按此侯字亦當訓維

永言配命

傳永長言我也我長配天命而行爾庶國亦當自當多福

箋長猶常也王既述修祖德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福祿自來

案言字不訓為我箋勝傳矣至自求多福句傳箋雖小異而似皆未確觀下文明是戒時王之辭則庶國云不為確矣要之訓言為辭則解之易明當以宋學為斷

宣昭義問

傳義善

箋偏明以礼義問老成人

釋文義毛音儀

正義々善釋詁文

呂氏祖謙曰宣昭問所謂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蓋天命之大小非知偏學所能與也

晋芳按義讀儀訓善毛公必有所本故宋賢多從之箋不及也鄙意義者宜也所宜問之事舉其大者而細目不煩言及矣

大明

明々在下

傳明々察也文王之德明々於下故赫々然著見於

天

箋明明者文王武王施明德于天下其徵應炤晳見於天謂三辰效驗

正義明明察也釋訓文以此文上下相對謂施德于下能感上天 以下言紂之政教不違四方為天下所棄是武王時乃然則此章為總目其辭兼文武矣案此箋勝傳以此篇兼述文武之事也

曰嬪于京

傳嬪婦京大也

箋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

正義京大釋詁文王肅云唯盡其婦道于大國耳述毛為說也 箋易傳者以言於京是於其處所不得

漫言於大王肅以為大國近不辟矣上篇述文王受
命之事而云祿將于京可得以為京師此王季時為
諸侯之子孫耳追崇其號得謂之王不得即以其居
為京師也孫毓以為京師又不通矣思齊曰思媚周
姜京室之婦此云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下章云命此
文王于周于京皆周京並言明俱是地矣周是大名
明京是其中小別也
案此亦箋勝無以易也

造舟為梁

傳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

箋迎太姒而更為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

不明乎其禮之有光輝美之也天子造舟周制也殷

時未有等制

釋文毛云天子造舟方言云浮梁也廣雅作艁音同

說文艁古造字一音才早反

正義天子造舟至特舟皆釋水文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舟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併兩船曰方舟一舟曰特舟孫炎曰造舟比舟為梁也維舟連四舟也然則造舟者比船於水加板於上即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為梁則橋河之謂也維舟以下則水上浮而行之但船有多少為等差耳禮天子乃得造舟文王欲盛其昏事必極物盡禮用天子之制然後為榮故云造舟然後顯其光輝解本用造舟之意王肅云造舟為梁然後可以顯著其輝光明文王之盛德

於是可以王也　以傳歷言舟之等級故申之云天
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知者若先有等制則
下不僭上文王雖欲重昏禮豈得僭天子乎若僭天
子為罪則大於時人主誰肯聽之以此知殷時未有
等制文王敬重昏事始作而用之後世以文王所用
故制為天子法耳故王基云自殷以前質略未有造
維方特之差周公制禮因文王敬太姒重初昏行造
舟遂即制之以為天子禮著尊卑之差記以為後世
法是也

案古人說經往々因文生義致啓後來之疑雖爾雅
說文不能免也駕船為橋以便於渡至今猶然豈獨
天子且文王雖受天命而有二事殷何敢僭為天子

之制故王子雍謂傳其說如前張子曰造舟為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為天子之禮也亦是子雍之意大抵鄭重昏禮從浮梁以推可見故曰不顯其光也

矢于牧野維予侯興

傳矢陳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

箋殷盛合其兵衆陳于商郊之牧野而天乃予諸侯有德者當起為天子言天去紂周師勝也

案傳未甚明箋廣傳意得之侯自當訓諸侯朱子以侯為維則是維予維興矣未免稍遜古注

肆伐大商

傳肆疾也

箋肆故今也

正義釋言云窕肆也郭璞曰輕窕者好放肆左傳云輕者肆爲是肆爲疾之義故以肆爲疾言伐者見清明之速又解會朝清明爲速疾之意　肆故今也釋詁文

按以文義論似箋勝傳

會朝清明

傳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

箋會合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彊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正義言武王陳師會甲日之期不終一朝而爲天下清明是其疾也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

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乱之政傳云會甲肅言甲子昧爽以述之則傳言會甲長續為義謂甲子日之朝非訓會為甲孫疏云經傳詁訓未有以會為甲者失毛旨而妄難説耳定本云會甲兵則與會甲子義異　孜今伐殷其合兵以朝旦清明之時言於時殺紂也引牧誓證清明之時是昧爽之義牧誓注亦引此詩交相為證以明其事同也昧爽者爽明也言其昧之而初明晚則塵昏旦則清故謂朝旦為清明古詩曰清晨登隴首是清亦古之今通語也易傳曰以會者遇值之辭言會朝清明正是會清明之朝耳詩無甲子之文不當橫為會甲且清明與昧爽文協故易之

陳氏啓源曰會朝清明毛傳云不崇朝而天下清明鄭易傳解清明為昧爽孔疏是之然毛義正大矣至嚴緝以清明為雨止則傳會殊甚彼引尚書孔傳雨止畢陳又六韜武王至河雨甚雷疾太公牽衆先涉此雨文為證且言師以雨敗者多矣故以清明為得天助太公先涉故以尚父鷹揚發之皆臆說也六韜之書後人贋作其可為據乎孔安國之言本於周語伶州鳩州鳩言陳未畢而雨為天地神人協和之應故孔傳引之證休命之意是孔以得雨為天助而嚴以雨止為天助也用其說而反其義可乎

案此亦鄭義為長々發之言得失參半

歸

綿〻瓜瓞

傳瓜紹也瓞瓝也

箋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瓝故謂之瓞綿綿然若將無長大時

正義綿〻微細之辭故云不絶貌也釋草云瓞瓝其紹瓞舍人曰瓞名瓝小瓜也紹繼謂瓞子漢中小瓜曰瓞孫炎曰瓞小瓜子如瓝其本子小紹先歲之瓜曰瓞然則瓞之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瓞此則其種別也而瓜蔓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大瓜以其小如瓞故謂之瓞〻是瓝之別名故云瓞瓝也

案韓詩以瓞為水瓜近是此傳本渾貿箋謂無長大

時亦是因文生義之病陳長發多為之辞不足信也
疏以瓜瓞為二種尤無據

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〻

傳王之郭門曰皐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〻
嚴正也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皐門作正門以致應門
焉

箋諸侯之宮門外門曰皐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
天子之宮加以庫雉

正義下傳云冢土大社美大王之社遂為大社則毛
意以大社者天子社名諸侯不得稱大社也冢土非
諸侯之社則皐應非諸侯之門故云王之郭門曰皐
門王之正門曰應門是諸侯之郭門不得名皐門諸

侯之正門不得名應門也大王寔非天子而以臯應言之者美大王作郭門以致臯門作正門以致應門言大王本作郭門正門耳在後文王之興以為臯門應門雖遷都於豐用岐周舊制故云致得為之也此言以致臯門下云遂為大社致者自小至大之辭遂者從本𨽻末之稱皆言大王所作遂為文王之法也此時大王寔為諸侯其作門社因為諸侯之制諸侯之法異於天子文王為天子之法不得同於大王而云致門遂社者大王門社必不得同於天子但以殷代尚質未必曲有等級文王因其制度增而長之以為天子之制故云致耳毛所以為此說者蓋以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

庫雉則諸侯無臯應故以臯應爲王門之名也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以應門不言宮明與郭門皆爲宮門也正門謂之應門釋宮文孫炎曰謂朝門也毛以諸侯之門不名臯應與鄭別耳而郭門爲宮門外門正門謂朝門亦與鄭不異也　鄭以檀弓云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春秋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是魯有庫門雉門也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是則名之曰庫雉制之如臯應魯以周公之故成王特褒之使之制二兼四則其餘諸侯不然矣襄十七年傳宋人稱臯門之晳諸侯有臯門也諸侯法有臯應大王自爲諸侯之制非作天子之門矣故云諸侯之宮外曰臯門朝門曰應門文王世子

云至于寢門是內有寢門也明堂位云天子皐門天子應門顧命云二伯率諸侯入應門是天子亦有皐應故為天子之宮加之以庫雉也家語云衛莊公易朝市孔子曰繹之於庫門之內失之矣則衛有庫門魯以周公立庫而衛亦有庫門者家語言多不經未可據信或以康叔賢亦蒙褒賞故也謂應門為朝門內為寢門一曰路門以朝位在應門之內路寢在路門之內故繫而名之諸侯三朝皐門之內雖有外朝議大疑詢衆庶乃往不常在焉故不得朝名其君日出所視與羣臣決事之朝在應門之內故以應門為朝門也

案此自是諸侯之制傳以為致䟽解得之鄭箋固不

悮也

亦不隕厥問

箋小聘曰問

案聘問之說未知傳意云何北宋以前惟存鄭說朱

傳云問聞通謂聲譽也似可參箋義並存

棫樸

薪之槱之

傳樸枹木也槱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

箋白桵相樸屬而生者枝條芃芃然豫斫以為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

正義釋木云樸枹者孫炎曰樸屬叢生謂之枹以此

故云樸抱木也伐木析之謂之薪既以為薪則當積聚槱在薪下故知槱為積也此詩美其能官人則以木茂喻賢人德盛樸屬喻賢人多薪之似聘取賢人積之似聚置於朝故云山木茂盛萬人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然蕃是在朝之士當以薪濟家用為喻而文不類是互相足也蕃興者謂蕃興殖盛言國家昌大之意也　言樸屬而生者冬官考工記云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注云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此言樸者亦謂根枝迫迮相附著之貌故以樸屬言之欲取為薪故言其枝葉茂盛芃芃然薪必乾乃用之故云豫斫月令季冬乃命取秩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則一歲所須槱燎炊爨之

薪皆于季冬收之以擬明年之用是豫斫也至祭皇
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燎之解禋之意也知此為祭
天者以下云奉璋峩〻是祭時之事則此亦祭事禋
之興大宗伯禋燎文同故知為祭天也大宗伯以禋
祀〻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
司命風師雨師彼禋燎之文唯施用於司中司命此
祭皇天上帝亦言禋之者彼云禋祀實柴禋燎三者
皆祭天神之禮俱是燎柴升煙但神有尊卑異其文
耳故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三
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
陽也是其體皆同故得為禋之也皇天上帝月令文
彼注以皇天為北辰耀魄寶上帝為五帝則此亦宜

然宗伯注昊天上帝周礼以為一而月令分之者以周礼文自相顧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別言五帝則昊天上帝之中無五帝矣故以為一月令文無所對宜廣及天帝故分之為二此亦廣文當同之也春官神仕之職桓二年左傳皆有三辰之文即宗伯所云日月星辰是也此章言祭天之事祭天則報大天而主日配以月可兼及日月而總言三辰以為兼及星辰者以其俱在天神皆用柴祭摠文可以兼之故通舉為此及宗伯月在柴燎之限則月為天神當以禋祭覲礼云祭天燔柴祭地瘞注云燔柴祭天謂祭日也則祭地瘞者謂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又以月為地神而從瘞

埋之祭者彼注又云月者太陰之精上為天使然以
天使從天降陰精又從地故以祭月有二禮月之從
埋唯此會同告神一事而已其餘皆從寔柴故宗伯
定之以為天神也文王受命稱王必當祭天其祭天
之事唯肇禋與是類見於詩其外又中侯合符后云
文立稷配注云文王受命祭天立稷以配之諸儒皆
以為郊與圜丘異名而寔同鄭以圜丘與郊別文王
未定天下不宜已祭圜丘所以言稷配蓋郊也何則
周公祭礼始禘嚳而郊稷祖文而宗武若文王已具
其礼當使誰配之以此知文王之時未具祭天之礼
而分皇天上帝為二者亦以槱文可盡燕天神廣言
之耳未必文王已祭天皇大帝也此箋異於傳孫毓

云此篇美文王之能官人非稱周地之多賢才也國事莫大于祀神莫大于天必擇俊士與共其礼故舉祭天之事以明官人之義又薪之槱之是燎祭積〻薪之名非謂萬民皆當槱燎箋義為長

案疏雖右箋而傳義渾質未見其遜也

左右奉璋

傳半珪曰璋

箋璋〻瓚也祭祀之礼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

正義傳唯解璋而不言瓚則不以此為祭矣斯于傳曰璋臣之職則謂臣之行礼當執璋也王肅云群臣從王行礼之所奉顧命曰太保秉璋以酢肅以臣之

執璋於礼無文故引顧命為証　鄭以臣行礼亦執
圭璧無專以璋者礼圭以進君璋以進夫人則圭當
統名不得言璋論語說孔子執圭是其事也冬官玉
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瓚也以璋言之故知璋
是璋瓚王肅云一本有圭瓚者以圭為柄謂之圭瓚
未有名璋瓚為璋者王基駁云鄭特牲曰灌以圭璋
與此云奉璋峩峩皆有明文故知璋為璋瓚矣祭之
用瓚唯祼為然故云祭祀之礼王祼以圭瓚諸臣助
之亞祼以璋瓚即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
璋瓚亞祼是也天官內宰職云大祭祀后祼獻則賛
然則亞祼者當是后夫人矣此及祭統言大宗伯者
彼注云容夫人有故攝焉攝代王后一人而已言諸

臣者舉一人之事以見諸臣之美耳又天官小宰云凡祭祀贊祼將之事注云又從太宰助王然則太宰助王祼小宰又助之是助行祼事非獨一人故言諸臣小宰注云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莫稱爲則此言祼事祭宗廟也箋直言祭祀之礼不言廟以言祼則廟可知

案此箋與核疏尤足以廣之子雍之言未足據也

旱麓

干祿豈弟

傳干祿也言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干祿樂易

箋君子謂太王〻季以有樂易之德施于民故其求祿亦得樂易

正義干求釋言文周語引此一章乃云夫旱麓之榛
楛殖故君子得以樂易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麓林
散亡藪澤肆逸民力凋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
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焉毛依此文以為義
彼韋昭注云王者之德彼及榛楛陰陽調草木盛故
君子以求祿其心樂易也用此傳為說然則此外傳
正文而箋易之者以陰陽和山藪殖自然民豐樂矣
立君所以牧民美人君之德當以養民為主不應捨
民而言而唯論草木是必以木既茂盛民亦豐樂外
傳引其本經遺其興意毛傳理雖不謬於作意未盡
故箋申而備之　以序言受祖〻文未見故辨之云
君子謂太王王季也上言民被其德教是有樂易之

德施於民也君子行善〻亦應之既施樂易于民故求福亦得樂易樂易謂求則得之其心喜樂簡易也案此傳箋小異而大旨畧同由宋以來多仍其說鄭意則謂上有豈弟之君子則下之千祿者亦皆為豈弟之人千祿二字不宜貼君說未知是否

黃流在中

傳黃金所以飾流鬯也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

箋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矣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德受此賜

釋文黃金所以流鬯也一本作黃金所以為飾流鬯也是後人所加

正義瓚者器名以圭為柄圭以玉為之指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之圭瓚故云玉瓚圭瓚也瓚者盛鬯酒之器以黃金為勺而有鼻口鬯酒中從流出故云黃金所以流鬯以器是黃金照酒亦黃故謂之黃流也定本及集注皆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若有飾字於義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者誤也　江漢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是賜圭瓚必以秬鬯隨之故知黃流即秬鬯也傳以黃流為黃金流鬯箋直以秬鬯為黃流者秬黑黍一秠二米者也秬鬯者釀秬為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易傳者以言黃流在中當謂在瓚之中不謂流出之時而瓚中赤而

不黄故知非黄金也以此故具言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黄金為勺青金為外以朱為中央矣明酒不得黄也知瓚之形如此者以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黄金勺青金外朱中央鼻寸衡四寸注云射琰出者也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也衡横字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故説瓚之狀以璋狀言之知三璋如玉瓚者以彼上文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宗廟更不説瓚形明於三璋之制見之故知同也又春官典瑞注引漢礼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為槃以承之也天子之瓚其柄之圭長尺有二寸其賜諸侯蓋九寸以下

朱氏鶴齡曰毛謂以黃金為勺流出而照見其黃鄭謂和以鬱金草故在中流動而黃當兩存之金色黃鬱金草色又黃酒流其中故曰黃流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傳言上下察也

箋鳶鴟之類鳥之貪惡者也飛而至天喻惡人遠去不為民害也魚跳躍于淵中喻民喜得所

案古人引詩不必皆用本義中庸引此二句以之喻理耳而未見其必是此義也朱子引抱朴子之言以證自然之旨廢乎近之然鄭箋亦可存參

思齊

京室之婦

傳京室王室也

箋京周地名也大姜言周大任言京見其謙恭自卑小也

正義京者京師故言京室王室王季未為天子而言京者以其追號為王故以京師言之　以周京相對故知是地名

案此自以傳為是如作配于京國是指地寔是京師之稱耳以王室在焉故曰京鄭以為地名以川釋曰

𤕟于京則可矣

惠于宗公

傳宗公神也

箋惠順也宗公大臣也文王為政咨于大臣順而行

之故能當于神明
正義書序云班宗彝中庸云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爲
宗又下頻言神罔則宗公是宗廟先公故云神宗也
恫痛釋言文王肅云文王之德能上順祖宗安寧百
神無失其道無所怨痛　宗者尊也尊而爲公故知
大臣言順之故知語于大臣順而行之論語云無使
大臣怨乎不以是人君當順大臣也神者聰明正直
依人而行人能行善則神明忻悅文王用臣得人任
而順之故能當于神明神明無是怨痛則知其後將
無凶禍也易傳曰以左傳稱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
於神聖王先成于民而後致力於神此言文王之聖
不應先以順神爲本又于時宗廟有大王王季若論

宗廟當以王統之不當言公且經傳未有以宗廟之神為宗公者也晉語云文王于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其即位也詢于八虞度于閎夭而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邵畢榮憲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彼正論文王之事先言諮訪後言安神乃引此詩以證之則惠于宗公是順臣可知故易之彼注賈逵唐固皆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辛甲尹佚蔡公原公也案論語有八士鄭以為周公相成王時所生則不得為文王所詢如鄭意則別有八士賢人在虞官矣

案毛傳宋儒多從之而晉臣引詩鄭義與之合似長未可廢也張子曰未追王故稱公隆〻堂以惠于宗

公三句為肅〻在廟刑于寡三句為雝〻在宮說理固勝但此是時文家數恐古人作詩未必如此陳長發以箋勝傳鄙意亦然

刑于寡妻

傳寡妻適妻也

箋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

正義寡非無夫之稱故以為少適妻唯一故言寡也以上言太姒之賢今言寡妻當是賢之意故以為寡有之妻言其賢也

陳氏啟源曰寡為寡有兩見尚書孔傳康誥寡兄康王之誥寡命皆以寡為美偁此箋云寡有之妻言賢也正與二書相符較之適妻惟一之解當出其上矣

若蘇氏以為猶言寡小君竊為謬說寡小君者對異
國之謙詞耳詩方頌美文王之聖反代謙其妃后為
寡德耶

以御于家邦

傳御迎也

箋御治也文王以礼法接待其妻至于宗族以此又
能為政治于家邦也書曰乃寡兄朂又曰越乃御事

釋文御毛牙嫁反鄭魚據反

正義釋詁云迓迎也但書傳諸御字亦得為迓故毛
讀為迓訓之為迎王肅云以迎治天下之國家　鄭
讀御為馭以御者制治之名故為治也

案此亦鄭義為長于雍為傳曲解未足以信後宋賢

于此條往〻宗毛殊不可解

雝〻在宮

箋宮謂辟廱宮也羣臣助文王養老則尚和助祭于廟則尚敬言得禮之宜

正義毛以為文王之德行雝〻然甚能和順在于家室之宮　鄭以此章次二句皆有二亦其文如一此二文之下言肆〻訓為故今是緣上事之辭則此再言亦者行此化之事也而別文陳之是行化有二處矣下言行化有二處則此在宮在廟為下事之總目廟是祭祀則宮是養老何者祭祀養老是相對之事故樂記云祀乎明堂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于大學以教諸侯之悌也注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是

相對之事也

案毛氏於在宮無傳宮廟相對其為宮室無疑不煩釋也故疏本其意以為訓鄭箋自是別解不若定從毛義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傳以顯臨之保安無厭也

箋臨視也保猶居也文王之在辟廱也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亦得觀於禮於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言養善使之積小致高大

釋文射毛音亦厭也鄭食夜反射藝

正義言以顯臨之反其言以不顯為顯則是文王之身以顯道臨民也言安無厭也是民安君德無厭倦

也上句言君臨下而下句言民化上自相成也定本云保安射厭也　臨視釋詁文以自保守者是安居之義故云保猶居也箋以此及下章有二肆之文分為二事是則然矣而必知此為在宮下為在廟者以上文在宮在廟先行礼養老輕於祭祀礼射不中者不得與于祭養老則可容之而此言無射亦保故知在辟廱時也

案鄭箋此條久為宋元以来講家所棄本不甚明妥亦無庸深辨毛說似長朱子云雖居幽隱亦常有臨之者雖無厭斁亦常有所守焉第詳觀毛義似訓不為丕古字丕作不言丕顯之地若臨之無斁之時若保之耳朱注亦覺微拗

烈假不瑕

傳烈業假大也

箋厲假皆病也瑕已也

釋文烈毛如字鄭作厲力世反又音賴假古雅反

正義肆故今戒大烈業假大皆釋詁文言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則亦反其言也　鄭讀烈假為厲瘕故云皆病也說文云厲疫疾也或作癘瘕病也是厲瘕皆為病之義也定本及集注皆云厲疫病也不訓瘕字義不得通瑕已釋詁文以厲瘕不瑕與肆戎疾不殄相配故知厲瘕亦是病人之事殄既為絕則瑕當為已不然則二文不類且傳以烈假不瑕為業大不遠文辭不次故易之也以文王在辟廱行禮羣

臣和睦雖在外遠人亦隨流而化故病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為厲瘕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言化之深也此謂在野遠人改惡為善非謂助行礼者改惡行也何則文王之朝豈有病害人者輙得入之而待行礼乃變也

案二義雖不同而皆可通朱傳云其大難雖不殄絕而光大無亦玷缺蓋本毛義要之毛終勝鄭以其不破字耳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傳言性與天合也

箋式用也文王之祀於宗廟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用之助祭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爭者亦得入

言其使人器之不求備也

正義王肅云不闇道而自合於法無諫者而自入於道也然則唯聖德乃然故云性與天合若賢智者則須學習不能無過闇人之諫乃合道也

案此亦傳得之王子雍廣傳義亦自可存第未免曲折過甚

小子有造

傳造為也

箋子第皆有所造成

案毛意謂小子業勤不荒廢也兩家之說皆可通

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傳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

箋古之人謂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故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乂之美也

陳氏啓源曰古之人謂古昔聖君非指文王也毛鄭意同王肅云文王性與古合是言古人正借以美文王耳於義盡通李氏以為指文王非是詩言古多矣自古有年古訓是式自古在昔振古如茲未嘗以近世為古也東萊引典謨稽古為證亦不然以典謨稽古曰堯舜禹臯陶亦後儒之臆説孔氏書不作是解矣

皇矣

維此二國

傳二國殷夏也

箋二國謂今殷紂及崇侯也

正義叙言天監代殷則二國當論紂事一紂而言二國則是取類而言故以二國為殷紂夏桀也紂師喪殷桀亦亡夏其惡既等故配而言之猶嵩高之美申伯而及甫侯也孫毓云天觀衆國之政求可以代殷之人先察王者之後故言商而及夏〻者夏禹之世時為二王之後者不得追斥桀也桀亡國六百餘年何求於將代殷而惡之乎或以毓言為毛義斯不然矣天求代殷之人當觀可代之國一姓不再興亡國不再王先察王者之後欲何為哉武王代紂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則殷之末年夏后絶矣天安得而觀之

周封夏后於杞殷后於宋國名異於代號然處殷世夏后不必稱夏后毛意必為夏後則何所依據而謂之夏也此以桀配紂其言指以惡紂不惡桀何須校計年世責其追惡桀也若年世久遠不得復言則甫侯穆王時人何當言以配申也　箋以此詩陳事上下相承上章云以伐崇墉不言崇罪則罪狀於此見之即不獲是也敘云代殷下言伐崇故知二國謂令紂與崇侯虎也正長釋詁文謂二國之君為民之長也二國四國彼此異文者猶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作者便文無他義也

案二國當從傳義蓋夏德衰而命殷殷德衰而命周核其始也疏引申甫為証尤明確

維彼四國

傳四國四方也

箋四國謂密也阮也徂也共也

正義五章云密人不恭侵阮徂共也詠文王之伐四國謂密阮徂共四國違義見伐則是興紂同謀故知四國謂密阮徂共也

案此亦以毛傳爲長徂非國名辨見後王子雍云彼四方之國乃往從之謀往從之居家語引此詩云紂政失其道而據萬乘之勢四方諸侯固猶從之謀度於非道天所惡焉皆別解所謂斷章取義非此詩正

解也

憎其式廓

傳耆老也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

箋耆老也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猶不變改憎其所用為惡者浸大也

正義耆者老也人皆惡已之老故耆為惡也王肅云惡桀紂之不德也肅於此仍連桀紂言以桀紂行同自此以上具文皆可兼桀雖文可兼之意不惡桀也廓大釋詁文謂其用大位行大政以四方從之謀居是為大也　以憎已是惡故耆不為惡礼稱六十曰耆是耆為老也須待也天以二國雖惡猶待其改悔而閒暇優緩未即憎惡至老猶不變改上天始憎惡之其所用為惡者正謂暴虐之政也浸大者其惡漸更益甚也

案毛傳本義未見其訓耆為惡也後人原其意以釋之以愚窺毛之意老其惡如穩其惡將以覆之也其國勢雖大亦可惛矣此則毛之本解耳鄭不及毛未傳以耆為致改惛為增亦未敢從辨見毛詩稽古編

串夷載路

傳串習夷常路大也

箋串夷即混夷西戎國名也路應也天意去殷之惡就周之德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

釋文串古患反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

正義毛讀患為串〻習夷常路大皆釋詁文王肅曰天以周家善於治國徙就文王明德以其由世習於常道故得居是大位也　鄭以詩本為患故不從耳

采薇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故患夷即混夷也出車云薄伐西戎是混夷為西戎國名也書傳作畎夷蓋畎混聲相近後世作字異耳或作犬夷犬則畎字之省也路之為應更無正訓鄭以義言之耳正以天就文王明德文王則伐混夷是伐混夷者所以應天意故以路為應也本或誤作瘠孫毓載箋為應是本作應也定本亦作應天既去殷之惡文王亦當去惡故伐混夷以應之順帝之則此之謂也此伐混夷則書傳云四年伐畎夷是也文王之伐多矣獨言混夷者作者意所欲言無他義也

案串夷毛傳為優北宋諸賢及東萊華谷皆從之惟朱子既曰未詳又取鄭箋以備一義究不若仍從毛

氏之為得頴濱曰四方之民習其道路夷其險阻而
歸之來者載路而不絕其解路字與傳别而亦可存

則篤其慶

傳慶善

箋篤厚載始也王季之心親々而又善于宗族又尤
善于兄大伯乃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也

正義毛以為尤友善其兄太伯謂善為周君稱其讓
意是善太伯也由其稱兄之故則天厚與其善則兄
錫之大位使其子文王々有天下此文王之有天下
由王季受此福祿無所喪亡故至其子孫而大有天
下之四方也鄭唯下四句為異言王季尤善于太伯
始厚明其太伯之功美始使之讓事顯著言其善于

為君福派後葉令太伯讓功偏得彰顯也　釋訓云
福慶是善事故為善光明是大故為大王肅云王季
能友稱太伯之讓意則天厚與之善錫文王之大位
也　篤厚釋詁文哉始也哉載義同故亦為始友者
善兄弟之名非言善于宗族者以下言則友其兄是
友其親兄明上則友之文可以遠及宗族見王季孝
友之心廣也言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太伯以王
季為賢故讓之若王季不賢則讓功不顯由王季能
稱太伯之心見太伯為知人達命名傳之後世王季
德審故言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也如箋之言錫
為與義與之即是使與之故云使也大伯以讓為功
美王季能厚明之使傳之後世共稱誦之此亦其王

季之德故說王季之美言其能明太伯也論語稱太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注云三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此言後世稱之者孔子歎深賢太伯恨世人不知非是舉世皆不知也易傳者以上言太伯此言友兄下即言此二句明還是其兄之事故易之案二義皆可存而毛傳較質〻直

奄有四方

傳奄大也

箋王季以有因心則友之德故世〻受福祿至于覆有天下

正義奄大釋言云荒奄也孫炎曰荒大之奄是荒奄俱為大義故云奄大也奄亦是覆蓋之義故箋以為

覆有天下

案奄字傳箋亦小異仍從毛氏為長

貊其德音

傳貊靜也

箋德正應和曰貊

正義此傳箋及下傳九言曰者皆昭二十八年左傳文彼引一章然後為此九言以釋之故傳依用為毛引不盡箋又取以足之左傳樂記韓詩貊皆作莫釋詁云貊莫定也郭璞曰皆靜定也義俱為定聲又相近讀非一師故字貊也定是靜義故云貊靜杜預云莫然清靜取此傳為說也 德正即德音政教是音聲號令也服虔云在己為德施行為音發號施令天

下皆應和之言皆莫然而定無讙譁也

案貊自宜從莫讀傳箋小異而大同

其德靡悔

箋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無有所悔也

正義左傳說此九事乃云九德不愆作事無悔言其動合衆心不為人所恨公劉傳曰民無長嘆猶文王之無悔也則毛取左傳之意謂文王之德不為人恨不得與鄭同也箋以上陳王季之德而以比于文王即云其德靡悔明是王季之德堪比文王若以比之時人無所悔者必比王季于文王者美王季言其德以聖人為匹也

案此宜從左傳為指文王朱子曰比于至于也尤明

碓

無然畔援

傳無是畔道無是援取

箋畔援猶跋扈也

正義一無然之文而傳分為二無是者以畔是違道援援是引取義異故分之為二皃神食氣謂之歆故注讀歆為貪下論征伐則援取貪羨是國邑土地之事也　以下用兵征伐此則為下發端當用兵之事不得為文王之升位也故言畔援猶跋扈跋扈山橫自肆之貌漢質帝謂梁冀為跋扈將軍是古今之通語也

陳氏啓源曰無然畔援傳云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箋

云畔援猶跋扈釋文引韓詩云畔援武彊也鄭義殆本于韓漢書叙傳云項氏畔換黜我巴漢師古曰畔換猶恣之皃猶言跋扈也皇矣篇曰無然畔換顏又本鄭義也朱傳祖毛得之正叙訓爲黨比訧屬聽説案鄭義亦自可存但不及毛之細膩耳

誕先登于岸

傳岸高位也

箋歆廣大美德者當先平獄訟 正曲直也

正義釋邱云重厓曰岸岸是高地故以喻高位 小究云宜岸宜獄相對是岸爲訟也

陳氏啓源曰毛鄭二訓皆迂程王兩家取涉川濟難之義庾近之集傳云岸道之極至處此内典到彼岸

之義也晦庵蓋陰襲其意然詩為用兵發端非講學也未敢奉為定解

王赫斯怒

箋文王赫然與其群臣盡怒

釋文斯毛如字鄭音賜

案此文王怒也而鄭箋必謂王與羣臣皆怒夫王怒羣臣從而盡怒事在必然但經無此文也疏從鄭說謂毛傳亦如是毛公于此句無釋以不煩釋耳豈與鄭同耶斯字讀音亦當從毛

侵阮徂共

傳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

箋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

乃敢距其義兵違正道是不直也
正義毛以徂為往故云侵阮遂往侵共以阮共為周地乃密須所侵故王肅云密須氏姞姓之國也乃不恭其職敢興兵相逆大國侵周地　箋以上言四國於此宜為國名下云徂旅則是徂國師衆故以阮徂共三者皆為國名與密須而四也四國從紂謀度則並非文王之黨而言侵阮徂共不是彼自相侵明為犯周而文王侵之也拒大邦之下即言侵阮徂共則侵阮徂共即是密須拒周之狀故知文王侵此三國徵兵于密〻人拒其義兵也密須紂黨所以文王得徵兵者杜預云密須今安定密縣則在文王統內書傳云文王受命三年伐密須則阮徂共又在伐密之

前四年伐混夷仍以天子之命〻將率則文王伐此三國之時叛殷之形未著密須在其統內故得徵兵也密須之君雖不違天命亦是民之先覺者也疑周將叛殷顧拒其徵發皇甫謐云文王問太公吾用兵孰可太公曰密須氏疑於我〻可先伐之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伐之不義太公曰臣聞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文王曰善遂侵阮徂共而伐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謐雖採摭舊文傳會為說要言疑於伐者未為顯叛文王待徵兵而不從叛始彰耳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是義兵也密須敢拒義兵違其正道是不直也上言天使文王先平曲直密須不直故文王伐三國而亦伐密

須也王肅云無阮徂共三國孔晁云周有阮徂共三國見於何書孫毓云按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大夷黎邦崇未聞有阮徂共三國助紂犯周文王伐之〻事皆以為無此三國故訓徂為往鄭必以為皆國名者正以下言徂旅徂有師旅明徂是國故知三國與密須充上四國之文事在此詩即成文也於時書史敗亡安可更責所見張融云晁豈能具數此時諸侯而責徂共非國也魯詩之義以阮徂共皆為國名是則出於舊說非鄭之創造書傳七年〻說一事故其言不及阮徂共耳書傳亦無玁狁采薇稱玁狁之難復文王不伐之乎鄭之所言非無深趣皇甫謐勤于考校亦據而用之

案此終以毛義為長徂之為國於古無聞汲冢紀年帝辛三十二年密人侵阮西伯帥師伐密三十二年密人降於周師遂遷于程此其證也徂之為往義無可疑下文侵自阮疆何嘗有徂國在其中耶

以遏徂旅

傳旅地名也

箋以却止徂國之兵衆

正義王肅云密人之來侵也侵阮遂往侵共遂往侵旅

案徂旅二字又以鄭解為得蓋即侵阮徂共之衆也孟子引旅作莒則莒為地名然古書字義不同當為別解不必曲從毛傳

以對于天下

傳對遂也

箋以荅天下仰周之望

案此亦箋勝

度其鮮原

傳小山別大山曰鮮

箋度謀鮮善也

正義釋山云小山𡸅別大山曰鮮孫炎曰別不相連也渭是水也居岐在旁故以將為側　度謀鮮善皆釋詁文以其已繁岐陽不應復言餘山故以鮮為善也

陳氏啓源曰度其鮮原毛云小山別大山曰鮮此釋山文也注云不旧連鄭云鮮善也此釋詁文也尔雅釋文

二鮮皆息淺反則上聲為正矣詩釋文云鮮息淺反又音仙二音竝存以在𦍑者為正則亦宜讀上聲案鮮原見周書和寤解云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及汲冢紀年云帝辛五十二年周始伐殷次于鮮原直言是地名孔晁以為近岐周之地孔疏亦以為厺舊都不遠通鑑外紀云鮮原在岐之陽不出百里即程邑周書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謂此也又案周之程邑在漢為安陵前漢地里記云安陵闞駰以為本周之程邑即今西安府咸陽縣

案此乃遷程之證也三說皆可存長發說第一毛次之鄭又次之

依其在京

傳京大阜也

箋京周地名

正義以密人依之而侵周故為大阜也釋地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巡曰土地獨高大名阜〻最大為陵然則大阜為陵不為京矣言京大阜者釋丘曰絕高謂之京李巡曰丘高大者為京然則京亦土之高者與大阜同密人之來則云依京周人怒之則云我陵明京陵一物故以大阜言之也矢陳釋詁文王肅云密人乃依徂其京陵來侵自文王阮邑之疆密人升我高岡周人皆怒曰汝無陳於我陵是乃我文王之陵阿也泉池非汝之有勿敢飲食之　以言依其在京即云侵自阮疆明以依京之人侵阮故知京周地名

案玩經文是密人侵阮深入則宜從毛訓南宋以降諸家多從鄭義非也

不長夏以革

傳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

箋夏諸夏也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

正義毛以言不以長大有所更則以夏為大王肅云非以幼弱未定長大有所改更言幼而有天性長幼一行也　箋以大為音聲以作色恣人長大淫恣而改其本性此則中人以上皆免之矣不足以美文王下言伐崇討崇之反道則此經當陳人君之正道不得以夏為大故以夏為諸夏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謂色取仁而行違虛名而不實也不長諸夏以變更

王法者謂為諸侯之長自以身居尊位無所畏憚變乱正法也崇侯與文王倶為紂之上公是長諸侯也詩意言文王無此行則崇侯有之矣故天命文王使伐之

案夏有大訓自古然矣毛傳似質朴可從凡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即中道而易節者有矣鄭義太曲伊川横渠東萊華谷諸家各立一説終未有以勝毛王博士耦夏是夏楚革為皮鞭近儒陸〻堂蔡仁錫輩多取之更為迂舛矣

詢爾仇方

傳仇匹也

箋怨耦曰仇〻方謂旁國諸侯為暴乱大惡者女當

謀征紂之

䟽詢謀于女匹巳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　鄭以為天帝告語文王曰我之所歸〻于人君而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其言語之音聲以外作容貌之色又不自以長諸夏之國以變更於王法其為人不記識古事不學知今事常順天之法而行之如此者我當歸之言文王德寔能然為天所歸崇侯反于此道天使文王伐之天帝告語文王曰當詢謀汝怨耦之旁國觀其為暴乱大惡者而征討之

陳氏啓源曰謂臣為仇匹者猶兎罝之好仇假樂之羣匹也自鄭用怨耦曰仇之說而後儒遂以崇侯譖西伯事寔之則文王此舉乃為修怨而動是忿兵也

非義兵也何以為聖人哉又以此章文義論之仇方兄弟皆共事之人也鉤援臨衝皆攻敵之具也同其詢謀備其器械然後以之伐人詩語本有倫次若以詢仇為征伐則方言伐人忽及親〻之義既言親〻又說用兵之事語襍亂而無章矣又後漢伏湛治齊詩者也言文王征伐詢之同姓謀于羣臣引此詩以證之意正與毛同尤足徵傳義之當

崇墉言〻　崇墉仡〻

傳言〻高大也仡〻猶言〻也

箋言〻猶孽〻將壞貌

正義言〻是城之狀故為高左傳唯云言〻高大不說其高大之意王肅云高大言其無所壞傳意或然

若城無所壞則是不戰而得有訊馘者美文王以德服崇不至于破國壞城耳　箋以詩美文王以德服崇若臨衝本所不用則不應言之今詩言衝則是用以攻城故知言言仡仡皆是將壞之貌碩人言庶姜孽孽是舉我之容故猶孽孽也
陳氏啓源曰左傳僖十九年宋子魚言文王伐崇三旬不降後伐之因壘而降則文王之於崇乃降服之非破滅之也固無事壞其城矣傳義得之又案說文仡作圪云墻高皃引此詩正與傳合

是伐是肆

傳肆疾也

箋伐謂擊刺之肆犯突也

正義肆與大明肆伐大商文同故以肆為疾既為疾伐亦不得與鄭同也　王肅云至疾乃威有罪則肅意謂伐之疾傳亦或然　以是伐肆文在崇墉之下故伐謂擊之刺之牧誓曰不愆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是謂擊刺為伐也肆為犯突言犯師而衝突之故引春秋傳為證也按左傳隱九年云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文十二年左傳云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其言皆不與此同鄭以輕者與勇而無剛義同故引之而違謬也

案朱子嚴氏從鄭義朱子以肆為縱兵尤明確大抵此箋勝傳

靈臺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傳論思也

箋論之言倫也以為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於喜樂乎

釋文於音烏鄭如字下於樂於論皆同論盧門反一云鄭音倫

正義定本及集注鏞大鐘之下云論思也則其義不得同鄭也　以倫理之字宜為倫故曰論之言倫

案於讀音烏為是論依鄭訓為長陳長發謂毛云於是思念毛云倫思也　鼓鐘使人和諧於是作樂在此辟廱宮中則如字乃毛義而釋文乃以屬鄭俱不解其故又據箋疏則樂字毛如字鄭音洛釋文亦無音

反可辨極當

文王有聲

遹駿有聲

箋遹述

正義遹述釋言文言述行者是述先聞之辭故知謂述太王〻季也聲聞則長之使大令為已有故云遹駿有聲

案傳於遹字無訓箋訓述義自古朱子起為與聿同詳觀下文遹求遹觀則此解似宜存參未可專執古訓

文王烝哉

傳烝君也

箋君哉者言其誠得君人之道

案烝君為釋詁文毛鄭義同似無可議韓詩云烝美

也其義似亦可存